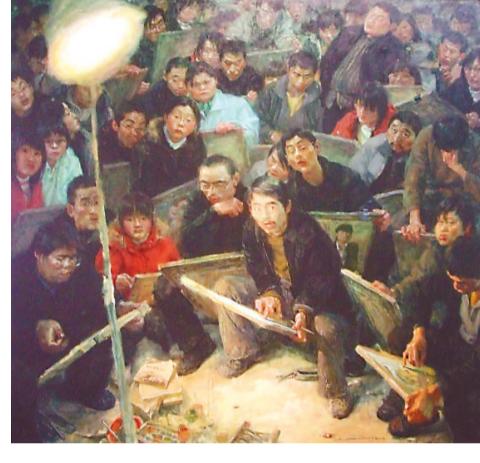




天津美展作品緊貼時代

▲趙月兒油畫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  
(本報攝)

◀于小冬油畫作品《考前班》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遼天津報道：第十一屆天津美術作品展第二部分展覽日前在天津六號院藝術區開幕。共展出油畫一百七十餘件、版畫七十餘件、水彩水粉七十餘件及藝術設計、工藝美術等數十類品種作品共四百餘件。在觀展過程中，內地著名藝術家們各抒己見，對時下中國的藝術創作現狀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中央美院副院長孫為民表示，本次美展油畫的表現題材很豐富，脫離了以往的概念化和模式化，關注的是大家見過的、親自體驗過的情境，是在生活中真實存在而不輕易被人發現的細節。畫家們以獨立觀察的感受性、造型上的主動性讓觀者感覺鮮活、感人，反映出繪畫的巨大力量，美術創作因此而生機勃勃。

中國美協分會黨組書記吳長江認為，藝術創作是一個個體勞動，需要有感受、費心血。青年藝術家們應該用同情心去關注人的環境、人的心理、人的感情、人的道德及人們的精神受到的創傷，把時代快速發展的動態記錄下來。

天津文聯黨組書記孫福海說，從本次美展可看出，國、油、版、雕等十五個藝術品種得到了均衡發展，視覺奇特，技巧精湛，神形兼備。

本次美展中，于小冬的《考前班》、鄭金岩的《霜冷長河》、趙月兒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獲得了油畫創作的金獎。著名美術評論家王文治對記者稱，于小冬的《考前班》在群像的人物刻畫上很生動，體現了內地「美術熱」現象，表現了藝術類考生蜂擁擠進美術院校門檻的急切心態。鄭金岩的《霜冷長河》以神傳情，用虛無縹緲的畫面感表現「清代四僧」，體現出歷史的悠遠與神秘。趙月兒的作品則緊貼時代，關注身邊的八〇後人群，具有特殊意義。

展覽至本月二十五日結束。

美術編輯：李志文

## 《生存大搜奇》



《生存大搜奇》場面悅目，笑料十足

由林澤群和黃龍斌自編自導自演的「異人實現劇場」最新劇作《生物的不可思議生存大搜奇》，其創作重點在於以各種生物（即劇中衆角色）的習性、生活方式去比擬社會上各種人的待人處事態度、生活處境，從而要觀眾反思「生命為何？為何生存？」（見場刊文字）。

### 籠外世界更像監獄

《生》由多個戲劇片段和舞蹈片段組成，當中還加插了一些用作呈現影像與文字的錄像。觀乎所有片段，最完整、最有故事性和最能把「生存意義」這主題處理得精警透徹的，肯定是最三個名為「熊貓與老虎」的戲劇片段，它們分布在演出初段、中段和尾段，描述林澤群飾的熊貓跟黃龍斌飾的老虎不知怎的，忽然被一個似是動物園或監獄內的籠子困着，腳被鎖鏈鎖着。熊貓樂於在籠內不用覓食（工作）便有食物，牠（他）認為籠外的世界更像一個大監獄，人們都像老虎般為工作、錢而作戰，失去自由與樂趣；繪上紋身圖案、似黑道人物的老虎（以角色造型把「須跟別人爭鬥」體現得十分精彩）則批評熊貓喪失了尊嚴，似乎暗指他跟濫用綜援者、二世祖或寧有出賣良心與自由的人沒有分別。

對於筆者來說，這三個片段並非志在嘲諷不勞而獲的熊貓，而是意趣盎然地彰顯連串跟「生活矛盾」有關的課題，讓觀眾作不同層次的思考。最後一個「熊貓與老虎」片段刻畫老虎得以離開籠子後，竟變得怕為生存而戰，這或許令不少觀眾的思緒產生某程度的變化。

至於其他片段，編排得比較瑣碎，故事性較弱，在主題處理上，有優點又有缺點。優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關於生物的資料搜集非常豐富，當中五個名為「蟑螂」的片段，讓觀眾得知蟑螂原來在恐龍絕種前已存在，並可適應殺蟲水中的化學物；更過癮的是「跋：天命」這片段竟以字幕

來表達。

至於缺點方面，《生》有不少片段在表達主

題或角色感受時，太側重演員作感性剖白而欠缺

「演戲位」，予觀眾有說教或演講之感。如果剖

白的內容像「烏鵲」這片段般能幽默地道出「有

經濟困難的人也許比忙得要命的有錢人活得逍遙

自在」，使人覺得「講詞」有獨特觀點，可產生

百感交集的思緒，相信沒有觀眾會質疑這片段的

存在價值；可是，若剖白像「螞蟻」這片段般講

一大堆老生常談，例如螞蟻很團結和勤勞，觀

眾便難免對這種恍如演講般的演出形式感煩厭。

此外，《生》用了過多的字幕來交代編劇要表達的

東西，筆者始終認為觀眾入場是想看戲而非聽演

講、看文字！

至於其他片段，編排得比較瑣碎，故事性較

弱，在主題處理上，有優點又有缺點。優點主要有

兩方面：一是關於生物的資料搜集非常豐富，當

中五個名為「蟑螂」的片段，讓觀眾得知蟑螂

原來在恐龍絕種前已存在，並可適應殺蟲水中的

化學物；更過癮的是「跋：天命」這片段竟以字幕

來表達。

至於缺點方面，《生》有不少片段在表達主

題或角色感受時，太側重演員作感性剖白而欠缺

「演戲位」，予觀眾有說教或演講之感。如果剖

白的內容像「烏鵲」這片段般能幽默地道出「有

經濟困難的人也許比忙得要命的有錢人活得逍遙

自在」，使人覺得「講詞」有獨特觀點，可產生

百感交集的思緒，相信沒有觀眾會質疑這片段的

存在價值；可是，若剖白像「螞蟻」這片段般講

一大堆老生常談，例如螞蟻很團結和勤勞，觀

眾便難免對這種恍如演講般的演出形式感煩厭。

此外，《生》用了過多的字幕來交代編劇要表達的

東西，筆者始終認為觀眾入場是想看戲而非聽演

講、看文字！

至於其他片段，編排得比較瑣碎，故事性較

弱，在主題處理上，有優點又有缺點。優點主要有

兩方面：一是關於生物的資料搜集非常豐富，當

中五個名為「蟑螂」的片段，讓觀眾得知蟑螂

原來在恐龍絕種前已存在，並可適應殺蟲水中的

化學物；更過癮的是「跋：天命」這片段竟以字幕

來表達。

至於缺點方面，《生》有不少片段在表達主

題或角色感受時，太側重演員作感性剖白而欠缺

「演戲位」，予觀眾有說教或演講之感。如果剖

白的內容像「烏鵲」這片段般能幽默地道出「有

經濟困難的人也許比忙得要命的有錢人活得逍遙

自在」，使人覺得「講詞」有獨特觀點，可產生

百感交集的思緒，相信沒有觀眾會質疑這片段的

存在價值；可是，若剖白像「螞蟻」這片段般講

一大堆老生常談，例如螞蟻很團結和勤勞，觀

眾便難免對這種恍如演講般的演出形式感煩厭。

此外，《生》用了過多的字幕來交代編劇要表達的

東西，筆者始終認為觀眾入場是想看戲而非聽演

講、看文字！

至於其他片段，編排得比較瑣碎，故事性較

弱，在主題處理上，有優點又有缺點。優點主要有

兩方面：一是關於生物的資料搜集非常豐富，當

中五個名為「蟑螂」的片段，讓觀眾得知蟑螂

原來在恐龍絕種前已存在，並可適應殺蟲水中的

化學物；更過癮的是「跋：天命」這片段竟以字幕

來表達。

至於缺點方面，《生》有不少片段在表達主

題或角色感受時，太側重演員作感性剖白而欠缺

「演戲位」，予觀眾有說教或演講之感。如果剖

白的內容像「烏鵲」這片段般能幽默地道出「有

經濟困難的人也許比忙得要命的有錢人活得逍遙

自在」，使人覺得「講詞」有獨特觀點，可產生

百感交集的思緒，相信沒有觀眾會質疑這片段的

存在價值；可是，若剖白像「螞蟻」這片段般講

一大堆老生常談，例如螞蟻很團結和勤勞，觀

眾便難免對這種恍如演講般的演出形式感煩厭。

此外，《生》用了過多的字幕來交代編劇要表達的

東西，筆者始終認為觀眾入場是想看戲而非聽演

講、看文字！

至於其他片段，編排得比較瑣碎，故事性較

弱，在主題處理上，有優點又有缺點。優點主要有

兩方面：一是關於生物的資料搜集非常豐富，當

中五個名為「蟑螂」的片段，讓觀眾得知蟑螂

原來在恐龍絕種前已存在，並可適應殺蟲水中的

化學物；更過癮的是「跋：天命」這片段竟以字幕

來表達。

至於缺點方面，《生》有不少片段在表達主

題或角色感受時，太側重演員作感性剖白而欠缺

「演戲位」，予觀眾有說教或演講之感。如果剖

白的內容像「烏鵲」這片段般能幽默地道出「有

經濟困難的人也許比忙得要命的有錢人活得逍遙

自在」，使人覺得「講詞」有獨特觀點，可產生

百感交集的思緒，相信沒有觀眾會質疑這片段的

存在價值；可是，若剖白像「螞蟻」這片段般講

一大堆老生常談，例如螞蟻很團結和勤勞，觀

眾便難免對這種恍如演講般的演出形式感煩厭。

此外，《生》用了過多的字幕來交代編劇要表達的

東西，筆者始終認為觀眾入場是想看戲而非聽演

講、看文字！

至於其他片段，編排得比較瑣碎，故事性較

弱，在主題處理上，有優點又有缺點。優點主要有

兩方面：一是關於生物的資料搜集非常豐富，當

中五個名為「蟑螂」的片段，讓觀眾得知蟑螂

原來在恐龍絕種前已存在，並可適應殺蟲水中的

化學物；更過癮的是「跋：天命」這片段竟以字幕

來表達。

至於缺點方面，《生》有不少片段在表達主

題或角色感受時，太側重演員作感性剖白而欠缺

「演戲位」，予觀眾有說教或演講之感。如果剖

白的內容像「烏鵲」這片段般能幽默地道出「有

經濟困難的人也許比忙得要命的有錢人活得逍遙

自在」，使人覺得「講詞」有獨特觀點，可產生

百感交集的思緒，相信沒有觀眾會質疑這片段的

存在價值；可是，若剖白像「螞蟻」這片段般講

一大堆老生常談，例如螞蟻很團結和勤勞，觀

眾便難免對這種恍如演講般的演出形式感煩厭。

此外，《生》